

看
書
有
法

已
知
者
不
言

離絕以後

江雨嵐 著

此書由
上海四馬路
光華書局
印行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0

只知看吧這本之書
志氣大甘苦人

看吧別在心這事

書有恨因端

的結果！

離絕以後

想起來，真是我們的幸運。

那天，我夾着一本樂譜往音樂室裏去彈琴，走出藍門，轉過灣來，就聽見背後好像有幾個女人說話的聲音跟着。我一心去彈琴，沒有注意是些什麼人。剛在開門，忽聽有人叫着：

“江先生，來！”

我回頭一看，是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子：約有十七八歲，穿着很鮮明的綠色衣裳，我覺得很奇怪：

“什麼事？”

這時，只有她一個人；那幾個女子，已走過屏

門，往花園裏去了，她立在屏門和黑門的中間，帶着驚慌的神氣向前向後探看，她說：

“你來，我有話和你說。”

“什麼話？”

“你來！”

“有什麼話，你說好了。”

“你來呀！不錯！”

她招着手，似乎要跺腳了。

我已開了鎖，推開門，她更着急，連說：

“快些！快些！當心有人來。”

可巧，這時來了兩個天鳳女學的女教員，要借跳舞的服裝，我請她們在音樂室裏坐坐，我說：

“對不起，你們略等片刻，我去去就來。”

我連忙跑出去看那綠衣女子，她還呆呆地等在屏門背後，我說：

“有什麼話，你說好了。”

她踟躕着向前後看看，拖着一條油光辮子，便在她背後左右搖蕩，她說：

“你現在有空嗎？”

“做什麼？”

“到外面去，我有話和你說。”

“有什麼話，就在這裏說好了。”

“不。”她搖着頭，又探看了一會，“快些，當心有人來。”

“究竟什麼事？”

“不錯！你先出去，我就來。”

“出去到那裏？”

“到……向東。你先去，我就來。”

“是有話和我說？”

“唔。……”

我簡直弄得莫名其妙：“是有話和我說，你是我素不相識的女子，有什麼話要和我說？並且要到外面去，並且這樣的祕密，究竟是什麼事情？”我心裏一面撞起了警鐘，在恐懼；一面，又發動了熱血的兵馬，在驚奇，在豪壯，在勇敢去探險，但同時，又憑想像力所能到的去猜疑，我點着頭答應她：

“好！我馬上就去。……向東？”

“唔。”

她用手向東指着，叫我先去，我點着頭回到音樂室裏，對那兩位女教員說：

“對不起，還要請你們再坐一坐，我去講幾句話就來。頂多幾分鐘，準定把跳舞服裝帶來。對不起，對不起，請你們彈彈琴吧。”

“不關事，我們等一會好了。”

我喘吁吁地往外面走。有如吹了緊急歸隊號的兵士；有如將臨火場的救火員。心上雖然在猜疑，但決不定，究竟是一件什麼事情。

我走出大門，向東走了一段。回頭，見她向西走去；再回頭時，她用手在空中舞了個圈子。似乎說：“你從那面繞轉來。”我便從一家別墅的後面折進去，穿過一條籬笆夾成的小巷子。向南，走上田埂，踏着新萌出的麥芽。好像村莊的野狗，在麥畦中亂跑。冬天溫和的太陽，晒滿了一面，我知道已經是向西方跑了。再橫過一條寬闊的道路，走到一

所教堂的後面。那僅有幾張枯葉的柳樹，略可遮了一些耀人眼目的日光。又折了一個灣，便見灰褐茶黃色的曠野背景中，顯出一個翡翠碧綠色的女子，在那徬徨着；似乎已經等待了一會。

我漸漸地走得慢下來；她四周關顧着，也慢慢地走近來。我還在喘氣。她低聲的說：

“你不要性急。……”

我搖着頭，剛預備舒舒氣問她。她接着說：

“Youly 叫我來和你說，……”

“哦！”

我沒有等她的話說完，似乎做方程式得到準確的答案一般，突然的驚悟了，眉飛目舞的說着：

“哦！我說是的，果然是的！她叫你說什麼？”

“她叫你去快些預備。……”

“叫我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叫我快些預備什麼？”

“她同我說，叫我叫你快些預備預備，她就

要出來了。地方不要太遠，最好靠近我們，可以照應。”

這時，我漸漸入於恍惚的境界了：“有這樣的事！不要是自己一個人在這裏發瘋吧？”我振振衣領，咳咳嗽，明明有個綠衣女人站在我面前。她比我矮，她抬頭望着我，要我回答她的說話。我想：“不要是這個綠衣女人用計吧？她說是Youly叫她來的，她是 Youly 的什麼人呢？爲什麼我不認識她？也許我沒有注意嗎？”我問：

“你是 Youly 的什麼人？”

“我？”

她紅了一紅臉，接着說：

“我在 Youly 房裏做做事的。我叫定子。我男人就住在東交民巷口。”

“哦！你就是新近出嫁的定子姑娘。唔，唔……”

“Youly 叫你就去，問你城裏有什麼朋友，可託朋友來同她。”

“就先在朋友家裏住些時，不知好不好？”

我在估量我的朋友們，那個家裏靠得住。她連忙搖手：

“不好，不好，她不情願到你朋友家裏去，要自己另弄房子。就在城裏，頂好。只要叫朋友來同她。”

“我自己同她去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，恐怕被人看見。你告訴我，我同她去也好。”

“那不是更加不好嗎？……這個，我總有法想。
……”

“Youly叫你快些去，明天就給我回音。”

她說到這裏，又向四周看看。遙遠的田畝中，有幾個農夫在那裏工作，好像是澆菜田的肥料和水分。他們停下工作，很希奇的向我們看着，我們似乎有些侷促不安。我只得做出很坦白的神氣，左計算這事將怎樣辦法，她看着我的鼻孔說：

“她叫你當心，不要亂去和人商量。就是你的爸爸，也要當心。頂好現在不要告訴他。不要弄得

事情還沒有做，人家都知道了。”

“這個我知道，請叫她放心。我必定弄得很好的，我自己也才安心呢。決不冒失的，請你叫她放心。”

“那末，你要快些去預備。”

“是的，我明天就給你回信。你明天什麼時候可以有空出來？”

“明天？也在這個時候，剛剛吃過飯。你在那裏等我？”

“我，我在音樂室裏彈琴，你只要在門上輕輕彈四下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“好的。你有信給她嗎？她要寫信給你，又怕我看你不見。我已候了好幾天，你真沒有運氣。前幾天，她娘到城裏去，我和她天天在曠野散步，總看不見你。你要是有信，明天交我帶給她好了。”

“唔，明天我給她一封信。你叫她也寫封信給我。”

“她已寫了好多次，寫寫都燒掉的。常時哭到半夜不息。今天早上，她還哭呢。”

“唉！”

我嘆着氣搖搖頭，一陣心酸，幾乎流出淚來。我又和這綠衣女子約定了明天此刻給回信。鄭重的說了三四遍。我先走。仍像野狗尋村一般的在田畝裏一高一低的亂跑。繞了一個屈曲灣弓的大圈子，跑得額頭上油汗光亮。

走到門口，有意放慢了脚步，裝做很從容的神氣。但無意中掉頭向西面一看，那綠衣裳拖辮子的女子，離我不到三十步，也在很從容的向門口走來了。

我到房裏，連忙叫人取出跳舞的服裝，帶着往音樂室裏去。在路上看看表，和出去時，已隔開三十分鐘。向那兩位久等的教員們道了歉意，交了服裝，送了出門。自己才可以略微安定些，慢慢地想着離絕以後的許多事情。

Pay attention here

二

從三月裏發生不幸的事件以後，誰想還有再聚的機會？真是一個妄自嗟吁，一個空勞牽掛。所僥倖的，只是在離絕以後的初幾天，我們感情最激烈的時候，都沒有能夠脫離世界；仍能苟延生命的活着。得機會時，還能遙遠的看看罷了。但是一想到“終身不能再見”的一句話，心上就同澆了一滴火酒一般，鬆懈得連手脚都麻木了。

我呢，常時懷着那塊“斷絕紀念品”的手帕，往墳塋裏去向死人禱告。有時狂嘯叫喊，有時號咷大哭。偶然有農夫農婦看見，也不過說一聲“這人發瘋”罷了。

俗話說，凡事都是“一緊，二慢，三休，”我也很想這句話能夠引用到愛情上來；尤其能夠對我們做個澈底的解釋，照這一二三的步驟做去。可是一二兩步，由緊到慢，倒可漸漸地變化，要由慢到休的地步，却是越過越不能做到了。因此我很相信

“大英雄不能跳出情網”的一句話，我不是可以做大英雄的，當然只能夢思縈繞，神魂顛倒的被情使所役服了。

我在坟園裏：憤怒，連罵“鬼神無靈，”激昂，亂跑亂跳；哀思，掩面哭泣；抑制，做些譬喻安慰自己。……一切悲劇，喜劇，神祕劇，滑稽劇，白話劇，歌舞劇，……統都排演過。但也有感情很平靜的時候。那時候，我就要在我的筆記簿上寫些東西：——

無論什麼事情，（不單是愛情）在殘缺時求滿足，是最有意義；在滿足時求維持，那就要難死人了。

所以我的殘缺的愛情，也不一定要求到滿足，因為要有意義。

並且月亮圓滿時，不是就要殘缺了嗎？

——四月半，月在柳梢時。

外界的打擊，尤其是堅定愛情的助力。

今天我看見鐵匠打鐵，用鐵槌死命的把兩塊紅鐵打合一塊去。我很是感動。

好，你打；你越打得緊，我越併得牢。

——太陽像火燒的時候。

燦爛的春花，在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開完了，

戀花的蜂蝶，也不知往那裏去飛翔了。

濃暗的綠茵，遍鋪了天涯。好像替地面上生了些鬍鬚。

一二聲沉默的鳥聲，從幽蔭深處傳出，似乎說：“唉！什麼都老了！”

並且，雷雨交加的生活，在我頭上盤旋。

飄零凋殘的景象，轉瞬就要實現。

還有什麼可愛的青春？還有什麼戀春的花鳥？

更有誰說一聲：“唉！你也老了！”

——暴雨淋漓渾身的時候。

肉體的占有，算什麼希奇？愛情貴乎愛心呢。你可以抱得她的肉，你也可以抱得她的心嗎？她的心完全向我了，你還有什麼希奇？我又有什麼悲傷？

今天曾雪沽告訴我：“這是從前的話，你不要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想飛過時，自然悚慄。

一次看見，已經沒力。

初回頭，精疲力竭。

我想拾的是沙粒。

現在得的是小鐵。

你的心是蜜，

更願你的心是鐵。

便是鐵石的心腸，

也該爲我多立幾立。

說起青年的行爲來，真不該這樣。愛情，當然是生活要素的一種。但一個青年所負擔的使命，不是專門爲愛情的；其他事情應該青年們去工作的正多着呢。因爲愛情的不滿足，連帶其他一切事情都頹唐了；這真是我的錯誤。不過，我也常常想着：“像我這樣消極的人，恐怕不止一個。我當然不是例外的人，因爲失戀，倒反而快樂起來，倒反而積極起來，倒反而努力的工作起來，那不是在實際上所能勉強力行的。我種種消極的事情，也許有

同情人可以原諒我吧？否則我就是應該被詛咒的了。”

關於這些消極的行爲，在日記簿上，記得不少，現在寫幾段在下面：

我這身體，是向人家借來的。我該當心些，把他多用幾天。但是苦惱纏擾得十分厲害的時候，我就想馬上把他還給人家。適當的還，要給人家注意；零碎的還，比較平凡些。

七月三十日。

昨天晚上，在城裏喝了酒回來，只以爲酒醉，並不知道因此就要生起病來。因爲不過身體上發炎熱罷了。啊！頑呢！這炎熱竟接連發了三十六個鐘點。燒得唇焦舌燥，頭痛腦漲，很不好受。但是我心裏很明白，這是不要緊的一會事，不過比上一次加重些罷了。

八月六日

昨天在報上看見日本文學家芥川龍之介自殺的消息。據說是因爲腦病自殺的。又說或